

历史上的那些

奇案

了了村童◎著

历史上那些奇案

了了村童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上那些奇案 / 了了村童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171-0378-3

I. ①历… II. ①了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通俗读物
IV. ①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09389 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2.75

字 数 350 千字

定 价 6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378-3

目录



强项令 /1

七星楼 /33

风流乖戾鱼玄机 /73

绿珠怨 /131

王可久失妻 /149

严蕊蒙冤 /179

六十六疑案 /199

严世蕃陷害袁太守 /229

黄宗羲难去阉党 /257

愤慨 /285

毛驴牵线 /323

强项令

指东汉光武帝时洛阳令董宣。董宣为洛阳令时，湖阳公主苍头杀人，匿于主家。后公主出行，用他为骖乘。董宣候之于途，驻车扣马，以刀画地，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。主诉于帝，帝大怒，召宣欲箠杀之。宣曰：『陛下圣德中兴，而纵奴杀良人，将何以理天下乎？』即以头击柱，帝令小黄门止之，使叩头谢主。宣不从。强使顿之，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因敕强项令出。……葬以大夫礼。事见《后汉书·酷吏传》。



董宣离开坚甲利兵护卫的东都洛阳，来到北海郡任郡宰。这“郡宰”一职，类似太守、县令之类，为地方长官。北海郡属青州管辖，是个环境复杂面积不大的地方。董宣自从二十几岁步入官场，迁调过多次，有时是拔擢，有时是贬谪，都不像这次如此心神不宁。他在郡宰府花园内缓缓踱步，经冬的玉兰花开得冷冽清雅，董宣高大的身影在玉兰花中穿行，像游弋于另一个世界，清瘦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眉心卧着的那颗红痣温润如玛瑙。“这北海郡呀——”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沿着碎石铺筑的甬道继续闲步。

北海郡地方偏僻，滨临海域，王莽篡政那几年，这儿官匪一家，民贼坐大，渐渐成了气候，烧杀抢掠，聚众械斗。一些豪门巨户横行不法，欺压百姓，无人敢问。董宣决心跟这些不法之徒较量一番，苦于新来乍到，摸不着真实情况，不知从何处下手。

董宣正在苦思冥想，书吏薛铁风捧着一叠公文快步走来。有几朵白玉兰落在石桌及茶具上，像是玉砌的神器，一经阳光照耀，给郡宰府增添了无限圣洁。董宣迎上来并不接公文，只伸手抓住薛铁风的袖口，走进花厅。薛铁风一贯审慎严谨，勤快正直，董宣遇事愿意与他商量。几天前曾安排他查访富户公孙丹的情况，今天董宣想听一听查访的结果。薛铁风坐下来，将公孙丹一家的点点滴滴来龙去脉报告给了董宣。

公孙丹是北海郡的首富，家有好田上千顷，奴婢打手几百名，喜欢骑马射箭围猎饮酒。西汉末年，依附王莽的势力，组织乡勇阻击偷袭过光武帝刘秀的部队，后见王莽新朝大势已去，于是回乡避居于田庄中，饮酒赌博，联络同道，暗中到京都活动，又攀结上了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。有了这层关系，公孙家的威势又盛了起来，整个北海郡人人惧他



几分。

“不知公孙丹与湖阳公主有怎样的攀结？”董宣问。

“公孙丹有一义子，在湖阳公主府上为奴，深受湖阳公主宠信。公孙丹一家常以此炫耀。”

在公主家作奴才也成了炫耀的一景？还真的唬住了不少人，你说怪也不怪？董宣对薛铁风说：“这北海郡土霸王太多，地方势力太大，百姓又少有见识，实在不好对付。我想先拉住公孙丹这条大狗，借他的势力镇住其它小狗，这样大狗小狗互相撕咬，他们就不能联手对付我们了。”

薛铁风觉得可以一试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董宣以北海郡宰的身份邀请公孙丹议事，公孙丹接到帖子又惊又喜，乘坐镂花镶金的高车，呼呼隆隆，拖着一路烟尘飞奔郡宰府而来。远远看见董宣穿一身官服站在府门外迎候，公孙丹忙下车施礼：“郡宰大人承圣上阳光雨露，恤郡民焦渴，屈尊与乡民野叟一晤，真是伊尹重生，周公再世。”

董宣将公孙丹让进客厅，寒暄了几句，话入正题：“孔子曰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董某迁调北海郡，深知要造福郡民，须依靠像丹翁这样的贤达之士，今天把您请来，想听听您教化百姓的方略。”

“治乱世需要攒力，欲攒力需攒财，欲攒财就要仰仗豪门巨户。联手豪绅才有金银，有金银才有武力，有武力才能镇住乱民。说到底，要在刀刃底下见功夫。”公孙丹说了一条又一条，讲了一款又一款，指天划地，兴奋得面目红涨，“在北海郡这一亩三分地上，只要我公孙丹出面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？我跺一跺脚，四边城墙也要颤几颤，没有办不成的事！”

董宣听得有些恶心，为了实现分化豪门各个击破的大计划，他没有流露自己的心迹，仍任命公孙丹为“五官掾”，协助郡宰掌管各方面的具体事务，“丹翁，多多依重了拜托。”

公孙丹喜不自胜。

公孙丹自从巴结上了湖阳公主，不再顾忌前几年依附王莽谋逆叛乱的那段历史，就伸出脑袋来渴望混个一官半职。今天董宣任命他“五官掾”，虽不是高官要职，但握有实权，正可借机发展自家的势力，便欣然接受，再三向董宣施礼致谢，感谢再造之恩。傍晚驾着马车回到家中，



向阖家宣布了这一喜讯。他把儿子公孙龙叫到面前：“夜观天象，咱家祖坟上有瑞气腾空，公孙家族中兴有望了。你要火速动工，在城中建造一所排场的府宅，显示咱公孙家的崛起。”

公孙龙请风水先生勘定了宅地，谨遵父命，立即破土动工。俗语钱能通神，钱能买鬼，公孙家有大箱大箱的金银，又打着修建“五官掾”府的旗号，调集几千号民工，浩浩荡荡，白天黑夜连轴转，不出半年，一座宏伟豪华的宅府在城中心矗起。竣工那天，爆竹烟火闹得满城火热，公孙龙正招呼登门祝贺的宾朋，见一披头散发的道士疯疯癫癫地走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：一尺雨，一尺风，一日富贵一日空。

公孙龙有点不快，“去去去”，赶疯道士离开。疯道士似笑非笑：“当讲不讲，鼙鼓不响。公孙少爷，不想听听吉凶吗？”

公孙龙有点犯疑：“是吉是凶，实话实说，本少爷有赏。”疯道士眯眯的眼睛忽然睁大：“梁为脊脊为梁，梁脊者，挺立之支柱也。上梁之日天罡地煞犯克，新宅落成之后必须有人死于其中，之后方可大吉大利。”道士说罢，扬长而去。公孙龙将信将疑，把这番话报告给了父亲。公孙丹正与朋友喝酒，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你的脑葫芦哪里去了？拣那不顺眼的家奴，捏他个不是，行家法打死，不就应了景吗？这点小事也来烦我！”

公孙龙退出暖阁，心想父亲也真古怪，正值喜庆吉日，打死自己的家奴应景，就不怕败了兴头吗？再说，这些跟着我东闯西杀的家奴，风里雨里也不容易，一时又捏不着什么错处，我怎舍得拉出一个杀掉。公孙龙走出大门，见太阳正恹恹坠下西山，影影绰绰就要黑了下来，一个单身汉踽踽独行，看穿着不像本郡人。

公孙龙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家丁蜂拥而上，将单身汉捉住扭进宅院。那大汉痴痴呆呆地站着：“俺是赶路的，不偷不抢，抓俺干啥？”

公孙龙嘿嘿一笑：“本少爷犯了杀人的瘾了，想杀个把活人尝尝。”说着拿起一块磨刀石，噌噌地磨着手中的牛头短刀。那大汉似乎醒过味来，甩肩扔出行李卷，撒丫子就跑。等家丁们反应过来，大汉已跑出了宅院。公孙龙哪肯放过，飞步追出大门，追过一片广场，直追到马路方才赶上，挥过去一刀，活生生将大汉的左臂砍了下来。大汉蹿了几蹿，



一个跟头栽倒爬起来又跑，那惨叫声撕肝裂胆。公孙龙紧接着又挥过去一刀，把大汉砍倒，大汉临死前的嚎叫惊动了半个郡城，人们纷纷跑过来观看。公孙龙命家丁将大汉的尸体拉入新宅，鲜血淋淋漓漓洒了一路。几只狗舔着热血呜呜啸叫，围观的人个个面色凄惨，唏嘘不已。消息越传越远，整个北海郡沸都闻之色变。

公孙丹得知儿子杀人这件事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法子不好，太招摇了。”

午饭过后，董宣正在书房批阅公文，薛铁风走来气呼呼地说：

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杀人了！”

董宣的眼光从公文上移开：“谁杀人了？”

“公孙少爷杀人了。”薛铁风将公孙龙斩杀无辜路人血溅几里的详情细细讲了一遍，“整个北海郡都惊动了。”

“怎么没有人上告？”

“被杀的是外乡人，因而无人举报。本地人慑于公孙家的势力，谁也不愿出头。不过，郡民的义愤是显而易见的。”薛铁风说着，拿出一本万民折来，“大人请看，公孙父子一贯滥杀无辜，可说是罪行累累了。”

董宣已感到人心的浮动，接过万民折翻看着，觉得笼络公孙丹这条大狗，没有镇住其它小狗，反倒险些咬了自己的指头。忙问薛铁风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薛铁风说：“大人为官清正，嫉恶如仇，这是早有口碑的。不过，这次对公孙父子的重用，看来是不智之举，是有悖于民心的。”

“北海郡有几句谚语：越架越向胳膊上厠；癞狗托不上墙头去……公孙父子就是这类东西。我董宣能委任他‘五官掾’，也能将他捉拿正法！”

薛铁风压低噪音说：“大人既有此心，就该抓住眼前这个机会，快刀斩乱麻，一举剪除。”

董宣拍了拍薛铁风的肩膀：“知我者，铁风也！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可打草惊蛇，公孙氏有家奴数百名，吃紧时他能调动乡勇数千，一旦激起变故，我这个光杆郡宰可无法收拾，我已想妥了办法，还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明天去公孙府上请他父子过来饮酒叙话，就说郡宰准备举办公孙府邸落成庆典，商讨一下如何筹办。”



第二天一大早，薛铁风来到公孙府上，递了帖子，将郡宰邀饮的意图说了一遍，公孙父子欣然应诺，一个骑马一个乘轿，踢踢踏踏直奔郡宰府而来。董宣这里已准备停当，客人一到，酒菜立即摆上，酒过三巡，董宣问道：“听说贵府出了件案子，可有此事？”

公孙丹见问得直截，也不隐瞒：“黄毛孺子，办事嫩了点，都怪我疏于管教。俗语说，抬一抬手天高地阔，这件事宰爷就不必追究了。”

董宣说：“当官管事也就那么回事，凡事可大可小，可有可无，咱们虽是新知，也算是至交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。”

公孙丹忙插上：“听说宰爷与大司徒侯霸情谊很深，我与侯前辈几代交好，这样说来，咱们应是情上加情好上加好了。”

三十年前，董宣蒙侯霸赏识和举荐，由一介书生步入官场，在以后的做官生涯中，敢打敢拼的董宣又多次蒙侯霸的佑护。虽他早已过世，但一提起侯霸这个名字，董宣心里就涌起一股感激之情：

“侯司徒是我的故旧，更是我的恩人，您与侯司徒友善，咱们之间就不必多说了。只是当今国家已呈太平景象，法度森严，不好蒙混啊！”

公孙父子并没听出董宣话中余音，只点头称“是”，随声应付。董宣转向公孙龙说：“公子风度翩翩，仪表非凡，做事一定十分干练，那天的事是怎样一个经过，请讲给我听听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咱们正好商讨一个应对的办法。”

公孙龙仗着鞋破扎不了脚，对这位新来乍到的光杆郡宰毫不戒备，洋洋得意地将如何杀死过路大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

“青天白日之下，众目睽睽之中，公子随意杀人，就不怕百姓议论吗？”

公孙龙大大咧咧：“杀一两个小民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古人云：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公子就不怕杀人抵命吗？”公孙龙哈哈一笑，有几分轻蔑，几分嘲弄：“若是杀一个小民也要偿命，我公孙龙有一百条命也偿完了。”

董宣也哈哈一笑，语气中似乎没有轻蔑，也没有嘲弄，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来人哪，上菜！”

这一声不打紧，从两厢涌出二十多名武士，刀光闪闪，剑气烁烁，像一股凛冽的寒风旋即而下，倾刻之间，公孙父子的双臂早被结结实实



地扭住，跟随的家丁也被掀翻在地，冰冷的刀刃压在脖子上。董宣变了脸色，怒目而视，公孙丹父子被弄得懵头转向，不知所措。一阵混乱之后，公孙父子及随侍的家奴，一个个落网。薛铁风从屏风后走了出来，“刚才公孙父子所言，已记录在此，请大人过目。”

董宣不愿再看，“念给他们父子听听吧！”

薛铁风将记录念了一遍，董宣接着说：“如记录不实，可以申明。国家有法度，你们父子已经犯了死罪，我作为郡宰，有义务执法，无权力偏袒。看在大司徒侯霸的面上，今天不对你们酷刑拷问，请画押吧。”

二犯狠狠地站在一边，默不作声。这时候吏卒将刑具抬来，放到二犯面前。公孙父子知道没有他法，还算识相，一一在记录上画押。

二犯服法，董宣暗想，公孙家族财大势大，养着一批亡命之徒，如若给他们缓气的工夫，他们就会拼命反扑，忙对薛铁风说：“立即起草告示，处公孙父子大辟，安排刽子手就地施刑，不要耽误，以免节外生枝。”

公孙父子之所以乘乘地在供词上画押，本是缓兵之计，待收监下狱后争取时间，等家人和义子搭救自己。没想到董宣能出此绝招，想想自己立马就要刀下鬼，忍不住跳脚大骂：“无情无义的小人，我父子变成厉鬼也要咬你几口！董宣你不得好死！”

听到骂声，董宣微微一笑：“对于你们这样为害一方的恶霸，我董宣只恨杀得太少了，哪有什么情义可言。如果侯司徒健在，早把你们杀死九回了。说实在的，本来我没想拿你们开刀，想拯救你们，盼你们弃恶从善，可我错了，把你们想得太好了！你们是恶性难改，硬是往我刀口上撞，那就只好借你们父子的脑袋以儆效尤了。”

告示贴出之后，轰动了整个北海郡，受尽公孙家族欺压的平民百姓，谁不想看一看这气焰嚣张、不可一世的恶霸是怎样走上断头台的！男女老少拥街塞巷，半个城挤得水泄不通，有的站在房上，有的爬在树上，像是闹花灯看把戏。吏卒将公孙丹父子推到广场，照着腿弯踢了几脚，迫使二犯跪倒在地，两名刽子手端着的屠刀猛力一挥，随着喷涌的鲜血，两颗头颅滚落在地上。百姓们拍手称快，连说杀得好杀得好！



公孙家族上下乱作一团，平时狐假虎威的打手大半四散逃跑，有些不肯离去，嚎叫着给主子报仇，由公孙丹的侄子带领，直奔郡宰府，在门前大呼小叫，嚷嚷要董宣出来抵命。董宣早有提防，只见府门敞开，董宣站在客厅门前，书吏高声喊道：“宰爷有令，要你们进来讲话！”这伙人涌进大门，有几个愣头青，挥起刀剑杀向董宣，董宣身后蹿出一群武士，个个身强力壮，手执利器抵住暴徒。几乎同时，围墙上屋脊上冒出一排排弓箭手，公孙家一伙歹徒如同黄鼠狼钻进了铁笼子，不敢进又无法退，乖乖地放下刀剑，束手就擒，统统被关进了监狱。

剪除了恶贯满盈的公孙家族，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个个心惊肉跳，有的闭门不出，有的投亲靠友躲风避祸，平时与公孙氏勾结紧密劣迹昭著者，生怕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纷纷来郡宰府疏通关系。对于送金银财宝行贿收买的，董宣退回财物，严加训斥，要他们写出悔改文书来；对于决心改恶从善的，一律以礼相待，好言抚慰。郡民们捧着万民书抬着功德匾，敲锣打鼓来到郡宰府，各色人等搅合在一起，一拨又一拨，闹哄哄乱作一团。董宣两天两夜没能休息，稍稍打了个盹，忽然想起该写个奏章，将剪除公孙氏的情状奏明圣上。他净手执笔，刚要书奏，就见薛铁风带一个背柴的老人走了进来。老人放下柴捆，从腰里抠出一封火漆封口的书信来，说：“我是东乡富户韩千谋的总管，韩老爷说十万火急，请大人速裁。”说罢匆匆告辞。

董宣拆开书信仔细看了一遍，额头渗出密密的冷汗。薛铁风站在一旁心里有点着急：“大人……”

“韩千谋报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。”董宣心情沉重地说，“王莽新朝垮台后，一些余党流窜到海上，一直不肯臣服，这些年公孙丹父子与他们保持着秘密联系。近日公孙丹父子被诛，三十多个亲信打手被捕下狱。公孙家族狗急跳墙，公孙丹的外甥正派人与王莽余党联络，如果拖延时日，公孙家族勾来海盗劫牢越狱，那祸事就大了。你认真想想，公孙氏的这三十多个亲信恶奴，应该怎样处治才好？”

“或者杀或者放，必须当机立断，万万不可延误时日。”



“根据罪行，这三十多个人该不该正法？”

“个个十恶不赦，该凌迟处死。”

“有没有证据？”

“万民折上历数他们的罪恶，可以作证。”

董宣沉吟良久，说：

“万民折上说民愤极大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等等，只是表示民情民愤，不能作量刑的依据。他们确实是血债累累，但一时又拿不出人证物证，匆匆判成极刑，又是三十多条人命，这个关系太重大了。”

薛铁风也觉得董宣说得有理，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办法，董宣命薛铁风去北海守备营做相应的安排，以防意外事件发生。薛铁风衔命奔忙了三四天，一切安置妥帖，方才放下心来。

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，北海郡衙周围突然爆起一片奇怪的声音，乌突突一片强劲的闷响，震得大地微微颤动。郡衙周围是无边无际的梨园枣林，黑夜中如同起起伏伏的山岗丘陵，黑乎乎地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和阴谋。董宣满怀惊恐地跑出书房，抓住薛铁风忙问，是狼叫还是熊吼？

薛铁风有海边生活的经验，很有把握地说，“不，是海螺。五十个大海螺同时吹响，就会造成这种声威。可以断定，是韩千谋信中所说的海盗来了。”

董宣心急，忙着布置衙府吏役，秉戟舞刀顶门上房。正在一片忙乱中，隐隐听到有钥匙与铁锁碰撞的声音，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情况，监禁公孙恶奴的三十几处铁牢牢门突然洞开，三十几个恶奴嗷嗷嚎叫着蹿出，每人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向董宣的卧房扑去。薛铁风不敢怠慢，猛力拉响吊在树杈上的一口铜钟，在大钟的轰鸣中，藏在密室中的雄犬队倏忽蹿出。这雄犬队是北海守备营精心打造的一种秘密武器，由一百多条西域雄犬组成，凶猛乖戾异常。雄犬是雪山上特有的巨大犬种，体型大如牛犊，力气大性凶猛，敢与狼群甚至虎豹搏斗。能为山民看守家门或护卫牛羊，山民们将它们视为神犬。这雄犬有一怪癖，只对喂养它的主人友善，对其他人一概深怀敌意。守备营的兵勇们正是利用这雄犬的怪癖性格，将它们训练成了一支无可抵御的奇兵。当公孙家的这三



十几名恶奴挥舞大刀狂嚎乱叫扑来时，一百条雄犬卷起一阵阵黑风，扑向恶奴。恶奴们奋力猛杀猛砍在雄犬眼里，却只不过是一只只蹦蹦哒哒蚂蚱而已。雄犬们纵身扑上去，一口咬住恶奴的一只胳膊，甩头便拽了下来，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从江米人身上拽下一条胳膊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仅仅一袋烟的功夫，三十几个恶奴便成了一堆堆血肉。董宣看了觉得过于血腥，命薛铁风连夜将尸骸运到郊外，挖坑掩埋。与公孙家恶奴勾结、打开牢门的牢头，自知罪大恶极难以饶恕，连夜投案自首，被当即诛杀。

公孙丹的外甥得知这一消息，气得脸都青了，邀集心腹连夜谋划，一边派人进京报知公孙丹的义子，一边安排精明能干的王总管携金元宝两箱，拜见青州刺史杜方，不惜钱财，一定要董宣偿命。

青州刺史杜方见着两箱黄灿灿的金元宝，浑身早软成一滩稀泥，嘴上却说：“本官食皇家俸禄，按律办事，从不收受钱财。”

王总管知道，他是煮烂的鸭子——只剩嘴硬了，忙匍匐于地，叩了三个响头，哭诉着：“求刺史大人伸张正义，为公孙一家报仇。”说话间，将两只元宝箱子塞到杜方书桌底下。

杜刺史收了两箱子黄金，端着的架子就坍塌了，对王总管说：“董宣是块硬骨头，不容易啃呀。打蛇打在七寸上，要捏住董宣的麻筋方可动手。薛铁风用雄犬杀死囚犯，不是明正典刑，再说杀人太多太滥，可在这个节口上做文章。你回去写一详细的诉状来，越快越好。”

公孙家连夜写好了一份诉状送交青州刺史。青州刺史杜方早年刀笔吏出身，笔底下有很深的功夫，他不言公孙家的恶奴持刀闯郡宰府一节，只说董宣用刑过度，株连无辜。又编造情节，说董宣伙同书吏薛铁风挟私报复，滥杀无辜，草菅人命，将自己的奏章连同公孙家的诉状一并呈送朝廷。为了制造假证，他又派人突然拘捕了薛铁风，皮鞭夹棍，百般折磨，逼迫薛铁风供认受董宣指使，报复公孙氏一族。薛铁风宁死不屈，杜方没有办法，只得将他收监，命狱卒严加看管。

光武帝看了青州刺史杜方的奏章，又看了公孙家的诉状，觉得涉及三十几条人命，案情重大，立即在杜方的奏章上批了九个字：将董宣交付廷尉查处。



廷尉简平遵命派出十名吏役去北海郡押解董宣，北海郡的百姓置酒案数里为董宣送行。

董宣被解至京都洛阳，廷尉简平审问了数次没有任何结果。对于这种御批的案子，廷尉不敢怠慢，但又摸不清皇上的意图，审过来审过去，只是拖延时日，不敢有任何判决。事情传扬开去，一些正直的大臣都为董宣着急，捏着一把汗。公孙家族抓住这个机会，拼上血本大车小辆往京城送钱财，廷尉简平和上上下下得了大批金银珠宝。再结实的毛也搁不住热水烫。他们悄没声息地挪动屁股，处处向着公孙家族说话。公孙丹的义子打着湖阳公主的旗号，跑到廷尉府催促。又过了月余，廷尉不见上边有任何动静，猜想湖阳公主的口风就是皇上的意思，庆幸自己抓住了机会，处死董宣有法可依，既迎合了圣上又捞到了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！于是就在董宣的案卷批下一个大字：斩。董宣闷坐在大牢中，对于外界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，每日里无事可做，便背诵儿时学过的诗篇：

青云衣兮白霓裳，
举长矢兮射天狼。
操余弧兮反沦降，
援北斗兮酌桂浆。

忽反顾以流涕兮，
哀高丘之无女。
溘吾游春宫兮，
折琼枝以继佩。
及荣华之未落兮，
相下女之可诒。

.....

诗篇有的激昂慷慨令人振奋，有的凄绝哀婉令人伤感。狱卒们常常伫立谛听，深受感动。五月的一天，晴空万里，石榴花在铁窗外燃烧，突然天边涌起一团乌云，越滚越大，像重重叠叠的山峰劈头盖脸压了下来，黑暗大口大口地将光明吞噬，整个天空像一块生铁压在胸口上，喘一口气也觉得那么困难。轰隆隆一声雷鸣凌空轧过，仿佛将一颗头颅喀



嚓嚓轧成了几半。随着惊心的碎裂声，一团刺目的火球滚在大牢的铁窗上，霹雳闪合，火光四溅。董宣直直挺立在大牢里，只觉几个月来郁积的愤懑快要涨破身体，夺喉而出，禁不住提高了嗓门，朗声背诵屈原的《离骚》：

陆余身而危死兮，
览余初其忧未悔，
不量凿而正枘兮，
固前修以菹醢。
曾噬唏余郁邑兮，
哀朕时之不当。
揽茹蕙以掩涕兮，
沾余襟之浪浪。

雷声推着诵声，诵声举着雷声，相呼相应，形成一股磅礴的音浪，张扬着一种人格的力量。董宣将右掌狠狠攥起，仿佛握有一把倚天神剑，一挥之下可以将漫天乌云扫净，使天地重放火样的光明。但是天空依旧那么漆黑，依旧那么闷热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董宣的长衫已被汗水湿透，灰发粘在额上，感到又困又乏。他无力地倒在草铺上，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

一盏茶工夫，东北起了大风，越刮越猛。借着风力，铜钱大的雨点砸在屋瓦上，灰濛濛的世界里千万只小锤在敲击，禽鸟潜踪，绿叶飘零，好一场初夏的暴雨。一刹时，风的狂歌，雨的喧闹，雷的咆哮，把刚刚入睡的董宣惊醒。受到风雨的袭击，顿觉格外凉爽，他想接着刚才的诗句背诵，但脑子里一片白茫茫的，半行诗的影子也没有了，空白，只有空白。“啊——啊——”，他冲口而出地啸叫着，如虎啸，如猿啼，整个世界都感到毛骨悚然。

这瓢泼大雨下了一阵，云散雨收，天气晴朗，囚室中的污浊之气被涤荡得一千二净。董宣像根钉子一样钉在牢狱中一动不动，尽管大半个牢房淤积着泥水，但窗外却是那么宁静，那么祥和，仿佛刚才的暴风雨没有发生过。

董宣正在出神，两个狱卒送饭来了：“恭喜恭喜！”



董宣吃惊不小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明儿就要送你上路了，今儿吃顿告别饭吧。”

虽说从进京的第一天他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猛听到死期将至，也免不了心里一紧。董宣平了平心：“早走也好，省得惹你们腻烦了。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看您刚才那阵子喊叫，我还以为您早已知道了呢！俺干的就是跟死鬼打交道的差使，说真格的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，善缘难结，可惜明天这缘分就断了。”董宣不再说话，两个狱卒悄悄退了出去。这一夜董宣着实睡了好觉，次日起来精神饱满，剃须净面，认认真真地修饰了一番。正襟危坐，静等着生命之神一步步离去，死亡之神一步步走来。晨风掀起他的长衫，露出白色的衬里，忽觉有一种冲动折磨他，好像看到屈平子向自己招手，他用力撕下一块长衫衬里，咬破中指，写下一首滴血的诗篇：

泾河清兮渭水浊，
一浪生兮一浪灭。
江水河水血泪水，
生生不息来汨罗。
心潮激越兮鼓荡千载，
冤屈不腐兮滋生悲歌。
高木项天立地兮，
滴水涓涓呼啸江河。

写好之后，董宣正在低声吟哦，忽见牢门大开，廷尉简平带着几个吏役进来，装模作样地说：“少平兄，咱们同朝为官，可说是三生有幸。今天是您的好日子，我不能冷落了朋友，特命家人办了一桌酒席，给老兄送行，聊表小弟一点心意。”

董宣听了，愤然道：“我董宣从小家贫，吃过百家的剩饭，喝过千家的残羹，可从来不吃无耻之徒的饭菜！我知道我死在临头，愈是在这种时候愈要爱惜自己的清白。生来一声哭，死去一声笑，我会死得轻松，死得坦然。无需你来饶舌，囚车在哪里？快，送我上路！”

廷尉不动声色，一副假惺惺的样子，端起一杯酒洒在董宣面前。

“呸！”董宣一口唾沫啐在廷尉的脸上。廷尉气得哼了几哼，骂了声